



成长历程

舞台的灯已经熄灭,但心之所向的圣火,始终在前方。

第一次与无数次

舞台上的灯光亮起,音乐流淌。暖气从两侧送来,忽然间,我的心头一热。

看着聚光灯下的孩子们,我有些恍惚。又是一年。春日蓄势,盛夏绽放,秋日寻桂,冬日追光。“天哪,2025就要来了!”这句话仿佛还在耳边,2026却已悄然而至。泪水涌上眼眶。

同一个舞台,同一个我。一些人离开,一些人到来。

2025年12月,当我站在台上唱响《枉凝眉》的那一刻,好像有什么东西被彻底点亮了。从五年级初读《红楼梦》开始,我就盼着能在台上唱一回这首曲子,总想证明些什么。那天,面对台下的领导、老师和同学,我把每一个字、每一句话都清晰地唱出来。短短三分钟,我遇见了自己的心。

我不热衷于声乐,也从没刻意雕琢过发音。歌唱于我,从来只是表情达意的方式。但那一刻,我向自己证明:我不怯懦,有敢于挑战未知的勇气;我热爱文学,在这条路上从不迷茫;我不惧质疑,即使无人理解也能所向披靡。

鞠躬谢幕时,我忽然想:外婆在天上看到了吗?她的外孙女,唱着她曾经唱过的歌。我等了四年,今天圆梦了。

原来时间过得这样快,外婆离开也有四年了。

前几天读刘亮程的《寒风吹彻》,见他不说“死亡”,只说“留住”。又想起刘楚昕的话:“人的一生会经历许多痛苦,但回头想想,都是传奇。”无数次怀念之后,我终于有了一次彻悟。

2025年,我遇见的每一个人、每一件事,都不再只是感性的体验。九月,认识了龚老师;十二月,却因分科要与他告别。

他的语文课,抑扬顿挫,字字珠玑。即使只是《哦,香雪》三个字,他也能读出深沉的况味。他让我第一次明白:语文的源头是文化,是情感,是每一个人的心。而语文的尽头,可以是一首诗的存在。无数次追问,终于等来第一次光明。

分别让我明白:有些遗憾,是为了化作心底的渴望;这两个多月的时光,会铺成星光,点缀着我的情感,向着真善美,向着更广阔的世界前行。就像泰戈尔说的:“昨夜的暴风雨用金色的和平为今晨加冕。”那些不可避免的遗憾,在痛心之余,也教会我们更深入地叩问生命。

马可·奥勒留说:“不久你就会忘记这个世界,世界也会忘记你。”既然如此,还有什么可烦恼的呢?

当我们竭尽全力却一无所获,痛苦挣扎却无可奈何的时候,想一想西西弗斯。他用尽一生,把第一次变成永恒的无数次——那不就是对生命最深的热爱吗?

第一次与无数次,终将汇聚成光。

舞台的灯已经熄灭,但心之所向的圣火,始终在前方。

江苏省海安高级中学高一年级 冯祎瑄

感动时刻

原来最好的梦想,从不是悬在远方的星辰,而是藏在这些烟火气里的认真。就像这盘番茄炒蛋,它的灵魂从不是简单的食材,而是平凡日子里,我们用心投入的每一个瞬间。舞蹈如此,生活亦如此。

厨房里的圆舞曲

阳光穿过厨房的窗棂,在米白色的瓷砖上落下细碎的光斑。

我盯着果盘里那个红得发亮的番茄,指尖还残留着舞蹈房地板的温热触感——刚才压腿时肌肉的酸胀感还没完全褪去,此刻看见这抹鲜亮的红,口腔里竟不受控制地泛起酸意。

“这酸不是酸,是血液冲击大脑的感觉。”我笑着把番茄举到爸爸眼前,“和鸡蛋一起炒,说不定能调出最鲜活的味道。”

爸爸笑着接过番茄,又从冰箱里拿出几个鸡蛋,“走,今天给你露一手。”

我跟着他扎进厨房,看他指尖利落地按住番茄,刀刃落下时发出“咔嚓”的轻响,饱满的汁水顺着切面渗出来。打鸡蛋时,蛋清与蛋黄在碗里旋转交融,像我在舞蹈室里练习的托举动作,流畅又充满力量。突然,一滴蛋液溅到我手背上,微凉的触感带着生鸡蛋特有的清鲜,瞬间唤醒了我鼻腔里的嗅觉。

爸爸端着碗走向灶台,蛋液倾倒的瞬间,金色的液体像瀑布坠入热油,“滋滋”一声炸开一朵蓬松的向日葵。焦香混着菜籽油的醇厚猛地钻进鼻腔,我忍不住吸了吸鼻子——这声音,多像舞蹈比赛开场时的第一声鼓点。

番茄入锅时,酸甜的汁水裹着热气漫开,和鸡蛋的焦香在厨房里织成一张温柔的网。我看着爸爸翻炒的动作,手腕灵活转动,铁锅与铁铲碰撞出“铿锵”的节奏。“爸,你这动作比我练舞时还潇洒。”我笑着说。他回头冲我眨眨眼,阳光落在他的发梢上,泛起一层柔和的光晕。

“该放糖了。”爸爸拿起糖罐,指尖捏着白糖轻轻一撒,晶亮的颗粒落入锅中,瞬间融化在酸甜的汤汁里。“这一勺糖是和解的艺术。”他说,“就像你练舞,光有爆发力不行,得懂得收放,才会有韵味。”我愣了愣。

想起上周为了比赛练到崩溃时,他也是这样坐在舞蹈房门口,递过来一瓶温热的蜂蜜水,说“绷得太紧容易断,松弛下来才能跳得更远”。

一盆番茄炒蛋端上桌时,红的鲜亮、黄的柔嫩,热气里裹着酸、鲜、甜的复合香气。我夹起一块鸡蛋送进嘴里,番茄的酸让我想起练舞时滴在地板上的汗水,鸡蛋的鲜像极了第一次站在省赛舞台上的心跳,而那一丝恰到好处的甜,分明就是爸爸这些年默默陪伴的温度。

原来最好的梦想,从不是悬在远方的星辰,而是藏在这些烟火气里的认真。就像这盘番茄炒蛋,它的灵魂从不是简单的食材,而是平凡日子里,我们用心投入的每一个瞬间。舞蹈如此,生活亦如此。

我看着爸爸低头扒饭的样子,突然明白,那些关于成长的答案,从来都不在远方的舞台上,而在眼前这碗冒着热气的饭菜里,在他翻炒时的节奏里,在一勺白糖融化的温柔里。

盐城市大丰区外国语学校初一年级 李钟恩

至爱亲情

亲戚们在一旁笑着劝菜、添酒,乡音伴着碗筷的轻响,把整个夜晚都照得温暖又踏实。

岁岁赴团圆

“爆竹声中一岁除,春风送暖入屠苏”“岁月新更又一春,迎春还是旧年人”。时光如白驹过隙、似昙花一现,马年已向咱们奔腾而来。我们依旧如往年一样与千辆汽车同行,向着故乡的方向驰而不息。

第一站是长沙。因为我们的到来,大舅特意备了一顿极为丰盛的晚餐。消息传开,亲戚们便从四处匆匆赶来,热热闹闹地挤满了屋子。等到开席,餐桌上的湘菜热气腾腾,剁椒的鲜红、豆子的浓香、腊肉的油亮等,满眼都是熟悉的颜色。其实离家不过一年,这些味道却好像隔了很久才又重逢。夹一筷入口,辣意在舌尖绽开,瞬间打通了所有感官,那股熟悉的气息直直地涌上心头,暖得让人想落泪。亲戚们在一旁笑着劝菜、添酒,乡音伴着碗筷的轻响,把整个夜晚都照得温暖又踏实。那些味道啊,说是吃进嘴里,其实更像是回了家,才真正落回心上。一顿饭下来,满口都是流连忘返,满心都是不舍。

在长沙短暂停留一日后,我们一家便兵分两路,妈妈独自乘车前往衡阳,而我和爸爸、弟弟则继续南下,奔赴被称为“湘超”冠军城的永州。车子驶上高速,窗外的景色飞速后退,仿佛一把离弦的利箭,将我们射向这片山水相依的土地。永州的山水,果然名不虚传。层峦叠嶂,青翠欲滴,一座连着一座,像是大地舒展着筋骨。水也格外清澈,溪流沿着山脚蜿蜒流淌,奔流不息,时而叮咚作响,时而悄无声息,却总能在拐弯处给人惊喜。

爸爸这边的亲戚多,落脚的第一站便是姑奶奶家。一顿热腾腾的家乡饭后,我们便开启了“串门模式”,东家坐坐,西家聊聊,一个下午跑下来,腿倒是没多累,钱包却“瘦”了不少。压岁钱一封封送出去,虽说心疼,但看着长辈们脸上的笑容,倒也值得。

傍晚时分,我们终于到了大爷爷家。这里大概是春节期间最热闹的据点,四面八方的亲戚都会赶来聚餐。大人们推杯换盏,谈天说地。小辈们有的捧手机,没手机的则在外放鞭炮。虽说不像想象中那般热闹,却也有别样的轻松与自在。一年忙到头,能这样惬意地待在一起,本身就已经足够让人开心了。

夜深了,屋里的喧闹渐渐散去。空气中还残留着鞭炮的硝烟味,混着腊肉的香气,是记忆里过年的味道。

我们为什么每年一定要回老家?因为那里有我们健在的亲人,也有我们逝去的亲人;有父母童年的记忆,也有亲情要维系;还有在老家才能尝到的味道。老家不是一个地方,是一根线。无论我们走多远,它都在轻轻地拉。岁序更迭,唯有归途不变。

上海农场学校初中部 罗明宸

